



特 別
A20
3573
1



杜牧字牧之舉賢良方正太和末自侍御史出作
沈傳師宣城幕陰官入京後二十餘年連典
池黃湖等四郡遷殿中侍御史後為司勳員
外郎踰年遷中書舍人卒年五十九牧詩清致
豪邁人號小杜以別杜甫



序

或曰漢以后無文章此非
通言也。或曰魏晉無論已
有唐昌黎起八代之衰餘
惟柳州顏頡耳。夫以唐室



三百禩文明止稱二家。與漢之賈董二司馬班楊向歆諸人比風絜雅。宜其絀也。激者云無文章。又奚怪。乃余觀唐初。卽有盧駱王

楊數子。雕繪猶江左餘艷。其後八司馬並柳州興起。他家或時時以文顯。然奇而且法。無逾元劉孫杜吳子于庭。輯而新之。托始樊

川尤鍾嗜也。樊川之文，或
鑄琢險岨，或通流勁折，不
名一等。要其文匪澠法旨
不舛理，大章小言，罔不觸
感。景會形抒，性真最曉。兵

事觀其罪言原，十六衛戰
守二論與時宰論用兵論
江賊二書經度規定如列
眉指掌他若刺麥汰而賦
阿房傷文，慙而序孫子論

諫以風直臣上書高大夫
以平銓格表譚忠之遺事
發張鄭之逸踪傳誌碎文
論辯瓌說摘理表微咸非
膚險傳曰言以足志文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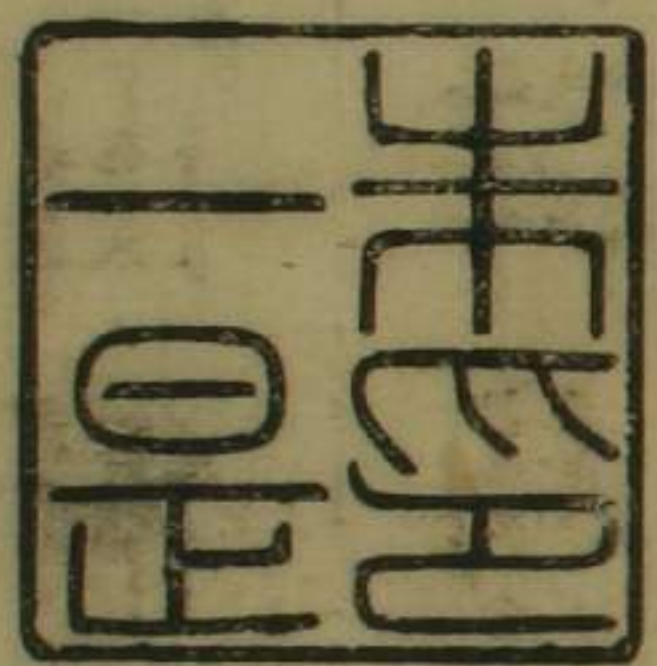
足言。惟志立而言文麗之。
豈與夫童子雕蟲王侯贈
馬體弱辭壯無根芟而有
華葉者。同年道哉。善乎裴
藍田之言曰。撥斲治本。緼

幅道義。鈎索于經史。觝禦
于理化。藍田與樊上翁從
游。昵密數十年。文章雅知
故言洞深隱。樊上翁又自
言曰。旣不自期富貴。要有

數百首文章。號樊川集。顧
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
矣。嗚呼。用心如此。立言不
朽。詎有倖哉。假令漢唐二
代。並以文事建旗。誇雄則

韓柳與司馬班氏狎盟執
耳。樊川出偏銳佐之賈勇
而前當辟易董賈彼相如
子雲雕飾駢俶直望塵拔
舍矣。

東海朱一是近修氏題
于梅水之園居



杜樊川集序

將仕郎守京兆府藍田縣尉充集賢殿

校理裴延翰撰

長安南下。杜樊鄉鄜元長注水經實樊川也。延翰外曾祖司徒岐公之別墅在焉。上五年冬仲舅自吳興守拜考功郎中知制誥盡吳興俸錢創治其墅。出中書直亟召昵密往遊其地。一旦談啁酒酣顧延翰曰。司馬遷云。自古富貴其名磨滅者不可勝紀。我適稚走於此。得官受俸再

治完具俄及老爲樊上翁既不自期富貴要有數百首文章異日爾爲我序號樊川集如此顧樊川一禽魚一草木無恨矣庶千百年未隨此磨滅矣明年冬遷中書舍人始少得恙盡搜文章閱千百紙擲焚之纔屬留者十二三延翰自撮髮讀書學文率承導誘伏念始初出仕入朝三直太史筆比四出守其間餘二十年凡有撰制大手短章塗藁醉墨碩夥纖屑雖適僻阻不遠數千里必獲寫示以是在延翰久藏蓄者甲

乙籤目。比較。焚外十多七八。得詩賦傳錄論辯碑誌序記書啓表制離爲二十編。合爲四百五十首。題曰樊川文集。嗚呼。雖當一時戲惑之言。孰見魄兆而果驗白耶。嘻。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在三代之道。以文與忠敬隨之。是爲理具。與運高下。探採古作者之論。以屈原宋玉賈諛。司馬遷相如楊雄劉向班固爲世魁傑。然騷人之辭。怨刺憤懣。雖援及君臣教化。而不能霑洽時論。相如子雲。瑰麗詭變。諷多要寡。漫美無

歸不見治亂。賈馬劉班乘時君之善否直豁已臆奮然以拯世扶物爲任。纂緒造端必不空言言之所及則君臣禮樂教化賞罰無不包焉。竊觀仲舅之文高聘夙厲旁紹曲據絜簡渾圓勁出橫貫滌濯滓窳支立欹倚呵摩皴疥如火煦焉爬梳痛痒如水洗焉其抉剔挫偃敢斷果行若警牧野前無有敵其正視嚴聽前衡後鑿如整冠裳祇謁宗廟其聒螿爆聾發不慄若太呂勁鳴洪鐘橫撞撐裂噎喑憂切韶護其砭熨嫉

害堤障初終若濡禱於未焚膏癰於未穿栽培教化翻正治亂變醜養瘠堯醜舜薰斯有意趨賈馬劉班之藩牆者邪其文有罪言者原十六衛者戰守二論者與時宰論用兵論江賊二書者上獵秦漢魏晉南北二朝逮貞觀至長慶數千百年兵農刑政措置當否皆能採取前事凡人未嘗經度者若繩裁刀解粉畫線織布在眼見耳聞哉其譎往事則阿房宮賦刺當代則感懷詩有國欲亡則得一賢人決遂不亡則張保

本楚川集 三
臯傳尚古兵柄本出儒術不專任武力者則注
孫子而爲其序褒勸賢傑表揭職業財贈莊淑
大長公主及故丞相奇章公汝南公墓誌標白
歷代取士得才率由公族子弟爲多則與高大
夫書諫諍之體非訐醜惡與主鬪激則論諫書
若一縣宰因行德教不施刑罰能舉古風則謝
守黃州表一存一亡適見交分則祭李處州文
訓勵官業告東君命擬古典暮以寓誅賞則司
帝之誥其餘述喻讚誠典諷愁傷易格異狀機

鍵雜發雖綿遠窮幽醜腴魁壘筆酣句健宛眇
碎細包詩人之軌憲整楊馬之衙陣聳曹劉之
骨氣掇顏謝之物色然未始不撥斲治本緼幅
道義鈎索於經史軀禦於理化也故文中子曰
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何從而興
乎嘻所謂文章與政通而風俗以文移果於是
以上盛時理具踔三代而蔭萬古若躋太華臨
溟渤但觀乎積高而沓深不知其磅礴澶漫所
爲遠大者也近代或序其文非有名與位則文

學宗老小子。既就其集。寐寤思慮。顛倒反覆。不
翅音試逾年。苟墜承顧。付與之言。雖晦顯兩不相
 解。在他人無知狀者。然以高有天幽有神。陰有
 宰物者。可自扞誣。以甘罰。殛邪故。摠條目。強自
 作序。至于裁判風雅。宰制典刑。標翌時濟物之
 才。編志業名位之實。則恭俟叔父中書公于前
 序

杜樊川集目錄

第一卷

阿房宮賦

望故園賦

晚晴賦

第二卷

罪言

原十六衛

戰論 守論

論相

第三卷

燕將錄

張保臯鄭年傳

竇烈女傳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三子言性辯 塞廢井文

題荀文若傳後

第四卷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

牛公墓誌銘

唐故東川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兼御史

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

第五卷

唐岐陽公主墓誌銘

唐故御史大夫韋公墓誌銘

唐故處州刺史李公墓誌銘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第六卷

李府君墓誌銘

杜君墓誌銘

駱處士墓誌銘

復州司馬杜君墓誌銘

唐故邕府巡官裴君墓誌銘

盧秀才墓誌銘

進士龔軹墓誌銘

自撰墓銘

第七卷

李賀集序

注孫子序

送薛處士序

送盧秀才赴舉序

杭州新造南亭記

池州造刻漏記

池州重起蕭丞相樓記

同州澄城縣工倉戶尉廳壁記

宋州寧陵縣記

淮南監軍使院廳壁記

第八卷

上司徒李公論用兵書

上李太尉論江賊書

上門下崔相公書

上昭義劉司徒書

第九卷

上周相公書

上宣州高大夫書

上李中丞書

與人論諫書

上浙西盧大夫書

第十卷

上宣州崔大夫書

上池州李使君書

投知己書

荅莊克書

上河陽李尚書書

上鹽鐵裴侍郎書

與汴州從事書

第十一卷

黃州准赦祭百神文

又祭城隍神祈雨文二首

池州祭木瓜神文

祭故處州李使君文

祭東川周相公文

祭龔秀才文

禮部尚書崔公行狀

吏部侍郎沈公行狀

第十二卷

黃州刺史謝上表

賀平党項表

進撰故江西韋大夫遺愛碑文表

爲中書門下請追尊號表

賀生擒衡州草賊鄧裴表

謝賜御札提舉邊將表

謝賜新絲表

壽昌節宴謝賜音樂狀

謝賜茶酒等狀

代裴相公讓平章事表

代謝賜批荅表

又代謝賜告身鞍馬狀

論閣內延英奏對書時政記狀

謝許受江西送綵絹等狀

內宴百寮上壽酒及謝恩謝賜物等辭

三首

代人舉周敬復自代狀

代人舉蔣係自代狀

第十三卷

上李太尉論北邊事啓

賀中書門下平澤潞啓

上白相公啓

上周相公啓

上鄭相公狀

上淮南李相公狀

上吏部高尚書狀

上刑部崔尚書狀

上安州崔相公啓

薦韓乂啓

上知己文章啓

獻詩啓

薦王寧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一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二啓

上宰相求湖州第三啓

上宰相求杭州啓

爲堂兄慥求澧州啓

第十四卷

高元裕除吏部尚書制

崔瓌除刑部尚書蘇滌除左丞崔璵除

兵部侍郎等制

裴休除禮部尚書裴諗除兵部侍郎等制

畢誠除刑部侍郎制

韋有翼除御史中丞制

趙真齡除右散騎常侍制

韓賓除戶部郎中裴處權除禮部郎中

孟璉除工部郎中等制

鄭處晦守職方員外兼侍御史雜事制

庾道蔚守起居舍人李汶儒守禮部員

外郎充翰林學士等制

李朋除刑部員外郎李從誨除都官員

外郎等制

權審除戶部員外郎制

皇甫鉷除右司員外郎鄭深除侍御史等制

韋退之除戶部員外郎裴德融除殿中侍御史盧穎除監察御史等制

李蔚除侍御史盧潘除殿中侍御史等制

盧告除左拾遺制

蕭現除太常寺博士制

杜濛除太常寺博士制

馬曙除右庶子王固除太僕少卿王球

除太府少卿等制

李叔玫除太僕卿高証除均州刺史萬

汾除施州刺史等制

李珣贈司空制

歸融贈左僕射制

令狐定贈禮部尚書制

第十五卷

李訥除浙東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制

盧搏除廬州刺史等制

李文舉除睦州刺史制

竇弘餘加官依前台州刺史蘇莊除鄧

州刺史等制

李暨除絳州刺史魏中庸除亳州刺史

曹慶除威遠營使等制

李誠元除朔州刺史制

薛逵除秦州刺史制

田克加檢校國子祭酒依前宥州刺史

制

薛淙除鄧州任如愚除信州虞藏玘除

印州刺史等制

鄭液除通州刺史李蒙除陳州刺史等

制

王晏實除齊州吳初本巴州陳佺渝州

刺史等制

郭瓊除渠州郭宗元除興州等刺史王

康除建陵臺令等制

吳從除蓬州賈帥由除瓊州蕭蕃除羅

州刺史等制

裴闕除溫州刺史伊實除獻陵臺令等

制

陸紹除信州刺史封載除遂州刺史鄭

宗道除南鄭縣令等制

張德翁除歸州刺史李承訓除福昌縣

令盧審矩除陽翟縣令等制

王樟除雅州刺史郭銷除右諭德等制

傅孟恭除威州刺史宣敏加祭酒兼御

史依前宣歙道兵馬使知防秋事等

制

姚克柔除鳳州刺史韋承鼎除櫟陽縣

令王仲連除贊善大夫等制

朱載言除循州刺史袁循除渭南縣令

張公及除獻陵令韋幼章除京兆府

倉曹等制

支某除鄆王傅盧賓除融州刺史趙全

素除福陵令等制

鄭悽除大理寺卿致仕制

第十六卷

王釗除皇城留守制

王知信除左衛將軍史寰除右監門衛

將軍等制

張直方授左驍衛將軍制

朱叔明授右武衛大將軍制

梁榮幹除檢校國子監祭酒兼右神策

軍將軍制

呂衛除左衛將軍李銖右威衛將軍令

狐朗除滑州別駕等制

張勳彰程脩已除諸衛將軍翰林待詔

等制

一品孫李明遠授左千牛備身等制

李鄴除檢校刑部員外郎充鹽鐵嶺南

留後鄭蕃除義武軍推官等制

韋宗立授檢校倉部員外郎知鹽鐵廬

壽院等制

房次玄除檢校員外郎充度支靈鹽供

軍使等制

李知讓加御史中丞依前邠州刺史韋

瓊加侍御史充振武軍掌書記等制

崔彥曾除山南西道副使李詵山東道

推官楊元汶京兆府法曹等制

李承慶除鳳翔節度副使馮軒除義成

軍推官等制

夏侯曠除忠武軍節度副使薛途除涇

陽尉充集賢校理等制

蕭孜除著作佐郎裴祐之陝府巡官崔

滔樸陽縣尉充集賢校理等制

楊知退除鄆州判官薛廷望除美原尉

直弘文館制

白從道除東渭橋巡官陶祥福建支使

劉蛻壽州巡官等制

盧藉除河東副使李推賢殿中丞高湜

除湖南推官薛廷傑桂管支使等制

鄭碣除江西判官李仁範除東川推官

裴虔餘除山南東道推官處士陳威

除西川安撫巡官等制

裴詒除監察御史裏行桂管支使等制
石賀除義武軍書記崔涓除東川推官
等制

顧湘除涇原營田判官夏侯覺除鹽鐵
巡官等制

趙元方除戶部和糴巡官陳洙除長安
縣尉王巖除右金吾使判官等制

韋承鼎除左贊善大夫韋諝除尚食奉
御柳謙除壽安縣令韋選除義昌軍

推官錢琦除滄景支使等制

康從固除翼王府司馬等制

張正度除汾州別駕等制

馬迥除蜀州別駕等制

第十七卷

高駢除祭酒兼侍御史依前充右神策
軍兵馬使制

忠武軍都押衙檢校太子賓客王仲玄
等加官制

右神策軍狎猗檢校太子賓客尚漢美

叙勲制

右神龍軍大將軍劉誠信等三十三人

叙階制

柳師玄除衢州長史知夏州進奏等制

賴師貞除懷州長史周少鄴除號州司

馬王桂除道州長史等制

景思齊等授官知宣武軍進奏制

馮少端等湖南軍將授官制

武官授折衝果毅等制

張直方貶恩州司戶制

王著貶端州司戶制

李玘貶撫州司馬制

姜閱貶岳州司馬制

武易簡量移梧州司馬制

王元宥除神策軍護軍中尉制

周元植除鳳翔監軍制

朱能裕除景陵判官制

劉全禮等七人並除內侍省府局丞置

同正等制

宋叔康妻封邑號制

吐突士驛妻封邑號制

新羅王子金元弘等授太常寺少卿監

丞簿制

西州迴鶻授驍衛大將軍制

沙州專使押衙吳安正等二十九人授

官制

燉煌郡僧正慧苑除臨壇六德制

契丹賀正使大酋領等授官制

黔中道朝賀牂牁大酋長等十六人授

官制

黔中道朝賀訓州昆明等十三人授官

制

杜樊川集目錄終

杜樊川集卷一

東海朱一是近脩

丹山吳興于庭

評次

阿房宮賦

六王畢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元出二字奇覆壓三百餘里

隔離天日驪山北構而西折直走咸陽二川溶

溶流入宮牆五步一樓十步一閣廊腰縵迴簷

牙高啄各抱地勢鈎心鬪角盤盤焉困困焉蜂

房水渦蠹不知乎幾千萬落長橋臥波未雩何



思 形容俱有奇

龍復道行空不霽何虹高低冥迷不知東西歌
 臺暖響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風雨淒淒一日之
 內一官之間而氣候不齊妃嬪媵嬙王子皇孫
 辭樓下殿輦來于秦朝歌夜絃為秦宮人明星
 熒熒開粧鏡也綠雲擾擾梳曉鬟也渭流漲膩
 棄脂水也煙斜霧橫焚椒蘭也雷霆乍驚宮車
 迴也輓輓遠聽杳不知其所之也一肌一容盡
 態極妍縵立遠視而望幸焉有不見者三十六
 年燕趙之收藏韓魏之經營齊楚之精英幾世

阿房宮千古
奇蒼瀕此奇
情繪出

幾年標掠其人倚疊如山一旦有不能輸來其
 間鼎錯玉石金瑰珠礫棄擲邈迤秦人視之亦
 不甚惜嗟乎一人之心千萬人之心也秦愛紛
 奢人亦念其家奈何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
 使負棟之柱多於南畝之農夫架梁之椽多於
 機上之工女釘頭磷磷多於在庾之粟粒瓦縫
 參差多於周身之帛縷直擱橫檻多於九土之
 城郭管絃嘔啞多於市人之言語使天下之人
 不敢言而敢怒獨夫之心日益驕固戍卒叫函

此際有神

谷舉楚人一炬可憐焦土此語遂足千古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嗟乎使六國各憂其人則足以拒秦使秦復愛六國之人則邇三世可至萬世而為君誰得而族滅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鑑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

漢魏六朝以來賦家之心不越子虛上林騷竇此獨奇險曠逸滂滌舊塵遂為文苑絕唱

樊川集中第一奇文

望故園賦

余固秦人兮故園秦地念歸途之幾里訴余心之未歸兮雖繫日而安至既操心之大謬欲當時之奏技技固薄兮豈易售矧將來之歲幾人固有尚殊金印節人世途險景固有為背憎面悅擊短扶長曲邀橫結吐片言兮千口莫窮觸激透一機而百關俱發嗟小人之顛蒙兮尚何念於逸越余之思歸兮走杜陵之西道巖曲天深地平木老隴雲秦樹風高霜早周臺漢園斜陽暮草寂寥四

望蜀峯聯嶂。恣龍氣佳。蟠聯地壯。繚粉黛於綺

城。矗未央於天上。月出東山。苔扉向關。長煙苒

惹。寒水汪灣。遠林雞犬。樵夫夕還。織有桑兮

耕。有土。昆令季強。兮鄉黨附。悵余心兮捨茲而

何去。憂豈無念。念至謂何。憤愠悽悄。顧我則多

萬世在上兮。百世居後。中有一生兮。孰為壽天

生既不足以紉佩兮。顧他務之纖小。賦言歸兮

余之忘世。徒為兮紛擾。

較柴桑歸去來辭。景更曲。情更愴。寓意更多。

宛然桑梓之樂

不平

晚晴賦 并序

秋日晚晴樊川子目于郊園見大者小者有狀類者故書賦云

雨晴秋容新沐兮。忻遶園而細履。面平池之清
空兮。紫閣青橫。遠來照水。如高堂之上。見羅幕
兮。垂乎鏡裏。水勢黨伍兮。行者如迎。偃者如醉
高者如達。伍者如跂。松數十株。切切交風。如冠
劍大臣國有急難庭立而議竹林外裏兮。十萬
丈夫甲刃縱縱。切七恭密陣而環侍。豈負軍令之

杜樊川集 卷一
不敢囂兮。何意氣之嚴毅。復引舟于深灣。忽八
九之紅艾。姹然如婦。飲然如女。墮蓋黥於勿顏
似見放棄。白鷺潛來兮。邈風標之公子。窺此美
人兮。如慕悅其容。媚雜花參差於岸側兮。絳綠
黃紫。格頑色賤兮。或妾或婢。間草甚多。叢者束
兮。靡者杳兮。仰風獵日如立。如笑兮。千千萬萬
之容兮。不可得而狀也。若予者。則謂何如。倒冠
落珮兮。與世闊疎。敖敖休休兮。真狗其愚。而隱
居者乎。

杜樊川集卷二

東海朱一是近脩

丹山吳 與于庭

評次

罪言

國家大事。牧不當言。言之實一作實有罪。故作
罪言。生人常病兵。兵祖於山東。亂於天下。不得
山東兵。不可死。山東之地。禹畫九土。曰冀州野。
野字舜以其分太大。離為幽州并州。程其水土。
與河南等。常重十一二。故其人沉鷲。多材力。重

許可能辛苦自魏晉已下胤浮美淫工機纖雜
 意態百出俗益蕩蕩一作卑弊人益脆弱唯山東敦
 五種本兵矢他不能蕩而自若也復產健馬下
 者日馳二百里釋名奇所以兵常當天天下冀州以其恃
 強不循理冀其必破弱雖已破冀其復強大也
 并州力足以并吞也幽州幽陰慘殺也故聖人
 因其風俗以為之名黃帝時蚩尤為兵階阪帛在今
縣自後帝王多居其地豈尚其俗都之邪自
 周劣齊霸不一世晉文常備役諸侯至秦萃銳

行論甚確

三晉經六世乃能得韓遂折天下脊復得趙因
 拾取諸國秦末韓信聯齊有之故蒯通知漢楚
 輕重在信光武始於上谷成於鄗魏武舉官渡
 三分天下有其二晉亂胡作至宋武號為英雄
 得蜀得關中盡得河南地十分天下有八然不
 能使一人渡河以窺胡至于高齊荒蕩宇文取
 得隋文因以滅陳五百年間天下乃一家隋文
 非宋武敵也是宋不得山東隋得山東故隋為
 王宋為霸由此言之山東王者不得不可為王

霸者不得不可為霸。猾賊得之。是以致天下不
 安。國家天寶末。燕盜徐起。出入成臯。函潼間。若
 涉無人地。郭李輩常以兵五十萬。不能過鄴。自
 爾一百餘城。天下力盡。不得尺寸。人望之。若廻
 鶻吐蕃。義無有敢窺者。國家因之。畦河脩障。戍
 塞其衝。蹊齊魯梁蔡。被其風流。因亦為寇。以裏
 拓表。以表撐裏。混瀕廻轉。顛倒橫斜。未嘗五年
 間。不戰生人。日頓委俱歸到失山東四夷。日猖熾。天子因之。幸
 陝。幸漢中。焦焦然七十餘年矣。嗚呼。運遭孝武。

澣衣一肉。不畋不樂。自卑冗中。拔將取相。凡十
 三年。乃能盡得河南山西地。洗削更革。罔不順
 適。唯山東不服。亦再攻之。皆不利。以返。豈天使
 生人。未至於帖泰耶。豈其人謀未至耶。何其艱
 哉。何其艱哉。今日天子聖明。超出古昔。志於平
 理。若欲悉使生人無事。其要在於去兵。不得山
 東兵不可去。是兵殺人無有已也。今者上策莫
 如自治。何者。當貞元時。山東有燕趙魏叛。河南
 有齊蔡叛。梁徐陳汝白馬津盟津襄鄆安黃壽

春皆戍厚兵。凡此十餘所。纔足自護。治所資不
 輟。一人以他使。遂使我力解勢弛。熟視不軌者
 無可奈何。階此蜀亦叛。吳亦叛。其他未叛者。皆
 迎時上下。不可保信。自元和初至今。一十九年
 間。得蜀得吳得蔡得齊。凡收郡縣二百餘城。所
 未能得。唯山東百城耳。土地人戶財物甲兵。校
 之往年。豈不綽綽乎。亦足自以為治也。法令制
 度品式條章。果自治乎。賢才奸惡。搜選置捨。果
 自治乎。障戍鎮守。干戈車馬。果自治乎。井間阡

先自治而后
 取魏上中策
 正相連

陌。倉廩財賦。能自治乎。如不果自治。是助虜為
 虜。環土三千里。植根七十年。復有天下。陰為之
 助。則安可以取。故曰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
 取魏。魏於山東最重。於河南亦最重。何者。魏在
 山東。以其能遮趙也。既不可越魏以取趙。固不
 可越趙以取燕。是燕趙常取重於魏。魏常操燕
 趙之性命也。故魏在山東最重。黎陽距白馬津
 三十里。新鄉距盟津一百五十里。黎陽新鄉
 並屬衛州 障
 壘相望。朝駕暮戰。是二津虜能潰一。則馳入成

證畫了了

事明之。元和中纂天下兵。誅蔡誅齊。頓之五年。無山東憂者。以能得魏也。田弘正昨日誅蒼頓之三年。無山東憂者。亦以能得魏也。史憲誠長慶初誅趙。一日五諸侯兵。四出潰解。以失魏也。田布昨日誅趙。罷如長慶時。亦以失魏也。李聽故河南山東之輕重。常懸在魏。明白可知也。非魏強大能致如此。地形使然也。故曰取魏為中策。最下策為浪戰。不計地勢。不審攻守是也。兵

多粟多。歐人使戰者。便於守。兵少粟少。人不歐自戰者。便於戰。故我常失於戰。虜常困於守。山東之人。叛且三五世矣。今之後生。所見言語。舉止無非叛也。以為事理正當如此。沉酣入骨髓。無以為非者。指示順向。詆侵族嚮。語曰叛去酋。酋起矣。至於有圍急。食盡。餒屍以戰。以此為俗。俗豈可與決一勝一負哉。自十餘年來。凡三收趙。食盡且下堯山敗。郝尚書趙復振。下博敗。杜牧趙復振。館陶敗。李聽趙復振。故曰不計地勢。不審

攻守為浪戰最下策也。

亦老
剖辨形勢揣悉事機如畫沙聚米宛在目中
此經濟大文也

原十六衛

國家始踵隋制開十六衛將軍總三十員屬官
總一百二十八員署宇分部夾峙禁省厥初歷
今未始替削然自今觀之設官言無謂者其十
六衛乎本原事跡其實天下之大命也始自貞
觀中既武遂文內以十六衛畜養戎一作武臣一作褒
鄂公之徒並外開折衝果毅府五百七十四以
為諸衛將軍儲兵伍或有不幸方二三千裡為寇土數十百
萬人為寇兵蠻夷戎狄踐踏四作此時戎臣當

提兵居外。至如天下平。一暴勃消削。單車一符。將命四走。莫不信順。此時戎臣當提兵居內。當其居內也。官為將軍。綬有朱紫。章有金銀。千百騎趨奉。朝謁第觀車馬。歌兒舞女。念功賞勞。出於曲賜。所部之兵。散舍諸府。上府不越一千二百人。五百七十四府。叙悉而語古。凡有四十萬人。三時耕稼。撥切芳味。襖音勑。音耒。一時治武。騎劍兵矢。禪衛以課。父兄相言。不得業。他籍藏將府。伍散田畝。力解勢破。人人自愛。雖有虫尤為師帥。亦不可使為亂耳。及其

前改原利後
改原害其言
瞭然

當居外也。緣部之兵。被檄乃來。受命於朝。不見妻子。斧鉞在前。爵賞在後。以首爭首。以力搏力。飄暴交梓。豈暇異畧。雖有虫尤為師帥。亦無能為叛也。自貞觀至于開元末。百五十年間。戎臣兵伍未始逆篡。此聖人所能柄統。輕重制障。表裏聖筭。神術也。至于開元末。愚儒奏章曰。天下于愚。儒而成。千。奸。猾。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可。武夫奏章曰。天下力強矣。請搏四夷。詔曰。可。於是府兵內剗。邊兵外作。戎臣兵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起遼走蜀。

繚絡萬里事五強寇

奚契丹吐審雲南石國

十餘年中亡

百萬人尾大中乾成燕偏重

去聲

而天下掀然根

萌燼燃七聖盱食求欲除之且不能也由此觀

之戎臣兵伍豈可一日使出落鈴鍵哉然為國

者不能無也居外則叛

韓鯨七國近者祿山僕固是也

居內則

篡

卓莽曹馬已下是也

使外不叛內不篡兵不離伍無自

焚之患將保頸領無烹狗之論古今已還法術

最長其置府立衛乎近代以來於其將也弊復

為甚人囂曰廷詔命將矣名出視之率市兒輩

論將一段更為激切

蓋多賂金王負倚幽陰折券交貨所能也絕不

識父母禮義之教復無慷慨感槩之氣百城千

里一朝得之其強傑復勃者則撓削法制不使

縛已斬族忠良不使違已力壹勢便罔不為寇

其陰泥去聲巧狡者亦能家筭口歛委於邪倖由

卿市公去郡得都四履所治指為別館或一夫

不幸而壽則憂割生人略匝天下是以天下每

每兵亂湧溢齊人乾耗鄉黨風俗淫窳衰薄教

化恩澤壅抑不下召來災殍被及牛馬嗟乎自

愚而知之。人其盡知之乎。且武者任誅。如天時有秋。文者任治。如天時有春。是天不能倒春秋。是豪傑不能摠文武。是此輩受鉞誅暴乎。曰於今之督撫亦類是。是乎在。某人行教乎。曰於是乎在。欲禍蠢不作者。未之有也。伏惟文皇帝十六衛之旨。誰復而原其實。天下之大命也。故作原十六衛。

府兵壞而藩鎮重。尾大之禍。唐卒不振。篇中利利害害辨。如列眉。惟中有感憤。故言之切摯也。

戰論 并序

兵非脆也。穀非殫也。而戰必挫北。是曰不循其道也。故作戰論焉。

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珠璣苟無。豈不活身。四支苟去。吾不知其為人。何以言之。夫河北者。俗儉風渾。淫巧不生。朴毅堅強。果於戰。耕名城。堅壘。峒音額。薛五結切。相貫。高山大河。盤互交鑱。加以土息。健馬。便於馳敵。是以出則勝。處則饒。不窺天下之產。自可封殖。亦

六財兩殫是
信時情勢

猶大農之家不待珠璣然後以為富也天下無
 河北則不可河北既虜則精甲銳卒利刀良弓
 健馬無有也卒反然夷狄驚四邊摩封疆出
 表裏吾何以禦之是天下一支兵去矣河東盟
 津滑臺大梁彭城東平盡宿厚兵以塞虜衝是
 六郡之師嚴飾護疆不可他使是天下二支兵
 去矣六郡之師厥數三億低首仰給橫拱不為
 則汾淮已北循河之南東盡海西叩洛經數千
 里赤地盡取才能應費是天下三支財去矣咸

五敗先綱後
自亦論家套
格然指摘詳
明大方正不
嫌耳

管子云素賞
此云宿敗勝

陽西北戎夷大屯嚇呼臚臊徹于帝君周秦單
 師不能排闥於是盡剗吳越荆楚之饒以啖兵
 戍是天下四支財去矣乃使吾用度不周徵徭
 不常無以膏齊民無以接四夷禮樂刑政不暇
 脩治品式條章不能備具是天下四支盡解頭
 腹兀然而已焉有人解四支其自以能久為安
 乎今者誠能治其五敗則一戰可定四支可生
 夫天下無事之時殿寄大臣偷處榮逸為家治
 具戰士離落兵甲鈍弊車馬弱而未嘗為之

簡帖整飾。天下雜然盜發。則疾歐疾戰。此宿敗之師也。何為而不北乎。是不蒐練之過者。其敗一也。夫百人荷戈。仰食縣官。則挾千夫之名。大將小裨。操其餘贏。以虜壯為幸。以師老為娛。是執兵者常少。糜食者常多。築壘未乾。公囊已虛。此不責實科食之過。其敗二也。夫戰輒小勝。則張皇其功。奔走獻狀。以邀上賞。或一日再賜一月累封。凱還未歌。書品已崇。爵命極矣。田官廣矣。金繒溢矣。子孫官矣。焉肯搜奇外死。勤於戎

矣。此賞厚之過。其敗三也。夫多喪兵士。顛翻大都。則跳身而來。刺邦而去。迴視刀鋸。菜色甚安。一歲未更。旋已立於壇墀之上矣。此輕罰之過。其敗四也。夫大將將兵柄。不得專恩。臣詰責第來揮之。至如堂然將陣。殷然將鼓。一則曰必為偃月。一則曰必為魚麗。三軍萬夫。環旋翔佯。恍惚之間。虜騎乘之。遂取吾之鼓旗。此不專任責成之過。其敗五也。元和時。天子急太平。嚴約以律下。常團兵數十萬。以誅蔡。天下乾耗。四歲然

後能取。此蓋五敗不去也。長慶初盜子孫悉來走命。是內地無事。天子寬禁厚恩。與人休息。未幾而燕趙甚亂。引師起將。五敗益甚。登壇注意之臣。死竄且不暇。復焉能加威於反虜哉。今者誠欲調持干戈。洒掃垢汗。以為萬世安。而乃踵前非。踵前非是不可為也。古之政有不善。士傳言。庶人謗。祭是論者。亦且將書于謗木。傳于士大夫。非偶而已。

唐室之季河北勢去則天下大勢皆去指陳

詳切深明機畧賈生痛哭惡能到此
珠璣之喻匪夷所思忽以四支對舉更妙若
俗手必云五穀矣

守論 并序

往年兩河盜起屠囚大臣劫戮二千石國家不
議誅乃束兵自守反脩大曆貞元故事而行姑
息之政是使逆輩益橫去聲終唱患禍故作守論
焉

厥今天下何如哉干戈朽鉄鉞鈍含弘混貸煦
育逆孽殆爲故常而執事大人曾不歷筭周思
以爲宿謀方且鬼岸抑揚自以爲廣大繁昌莫
已若也嗚呼其不知乎其俟蹇頓顛傾而後爲

之支計乎。且天下幾里。列郡幾所。而自河巴北。蟠城數百。金堅蔓織。角奔為寇。伺吾人之顛。賴鬼。磊。古。折。天時之不利。則將與其朋伍。羅絡郡國。將駭亂吾民於掌股之上耳。今者及吾之壯。不圖擒取。而乃偷處恬逸。第第相付。以為後世子孫。背脅議者本意。良敵此特飾詞。疽根。此復何也。今之議者。咸曰。夫倔強之徒。吾以良將勁兵。以為銜策高位。美爵充飽。其腸安而不撓。外而不拘。亦猶豢擾虎狼。而不拂其心。則忿氣不萌。此大曆貞元。所以守邦也。亦何必

疾戰焚煎吾民。然後以為快也。愚曰。大曆貞元之間。適以此為禍也。當是之時。有城數十。千百卒夫。則朝廷待之。貸以法故。於是乎闊視大言。自樹一家。破制削法。角為尊奢。天子養威而不問。有司守恬而不呵。王侯通爵。越錄受之。覲聘不來。几杖扶之。逆息虜胤。皇子嬪之。裝緣采飾。無不備之。是以地益廣。兵益強。僭擬益甚。侈心益昌。於是土田名器。分割殆盡。而賊夫貪心。未及畔岸。遂有淫名越號。或帝或王。盟詛自立。恬

淡不畏走兵西畧以飽其志者也是以趙魏燕
 齊卓起大倡梁蔡吳蜀躡而和之其餘混傾軒
 囂欲相效者往往而是運遭孝武宵旰不忘前
 英後傑夕思朝議故能大者誅鋤小者惠來不
 然周秦之郊幾為犯獵哉大抵生人油然多欲
 欲而不得則怒怒則爭亂隨之是以教筭於家
 刑罰於國征伐於天下此所以裁其欲而塞其
 爭也大曆貞元之間盡反此道提區區之有而
 塞無涯之爭是以首尾指支幾不能相運掉也

今者不知非此而反用以為經愚見為盜者非
 止於河北而已嗚呼味。嘆。本。吉。作。結。大曆貞元守邦之術永戒
 之哉

因循養亂者本意畏賊輒云休息今之言撫
 賊者亦如是也古今一轍能無慨然
 戰論意旨英爽守論詞致彫倔各盡其妙

論相

呂公善相人。言女呂后當大貴。宐以配季。季後
爲天子。呂后復稱制天下。王呂氏子弟。悉以大
國。隋文帝相工來和輩數人。亦言當爲帝者。後
篡竊果得之。誠相法之不謬矣。呂氏自稱制通
爲后。凡二十餘年間。隋氏自篡至滅。凡三十六
年間。男女族屬殺滅殆盡。當秦末。呂氏大族也。
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旦以一
女一男子。偷竊位號。不三二十年間。壯老嬰兒。

皆不得其死。不知一女子為呂氏之福，邪為禍。邪一男子為楊氏之禍，邪為福。邪得一時之貴，滅百世之族。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為呂氏楊氏之禍，乃可為善相人矣。今斷一指得四海，凡人^{馬喻}不欲為，况以一女子一男子易一族哉。余讀荀卿非相，因感呂氏楊氏知卿為大儒矣。

古有聞其子豺聲而知滅族者，相之禍福洵不止一身已也。發論甚是，新冷。

杜樊川集卷三

東海朱一是近脩
 丹山吳 璵于庭 評次

燕將錄

譚忠者，絳人也。祖瑤，天寶末，令內黃，死燕寇。忠豪健喜兵，始去燕，燕牧劉濟與二千人障白狼口。^{山名契丹路}後將漁陽軍，留范陽。元和五年，中黃門出禁兵伐趙，魏牧田季安令其徒曰：師不跨河二十五年矣。今一旦越魏伐趙，趙誠虜，魏亦

虜矣。計為之奈何。其徒有超佐任而言曰。願借騎五千以除君憂。季安大呼曰。壯矣哉。兵決出。格沮者斬。忠其時為燕使魏。知其謀。乃入謂季安曰。某之謀。是引天下之兵也。何者。往年王師取蜀取吳。筭不失一。是相臣之謀。今王師越魏伐趙。不使者臣宿將。而專付中臣。不輸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誰為之謀。此乃天子自為之謀。欲將誇服於臣下也。今若師未叩趙而先碎於魏。是上之謀反。不如下。且能不耻於天下。

警動類國策

乎。既耻且怒。於是任智畫策。仗猛將兵。練精畢力。再舉涉河。鑑前之敗。必不越魏而伐趙。校罪輕重。必不先趙而後魏。是上不上。下不下。當魏而來也。季安曰。然則若之何。忠曰。王師入魏。君厚犒之。於是悉甲壓境。號曰伐趙。則可。陰遣趙人書曰。魏若伐趙。則河北義士。謂魏賣友。魏若與趙。則河南忠臣。謂魏反君。賣友反君之名。魏不忍受。執事若能陰解屏障。遺魏一城。魏得持之。奏捷天子。以為符信。此乃使魏北得以奉趙。

計甚陰曲

西得以為臣。於趙為角尖之耗。於魏獲不世之利。執事豈能無意於趙乎。趙人脫不拒君。是魏霸基安矣。季安曰善。先生之來。是天眷魏也。遂用忠之謀。與趙陰計。得其堂陽。縣名屬冀州忠歸燕。謀欲激燕伐趙。會劉濟合諸將曰。天子知我怨趙。今命我伐之。趙亦必大備我。伐與不伐孰利。忠疾對曰。天子終不使我伐趙。趙亦不備燕。劉濟怒曰。爾何不直言。濟趙叛命。忠繫獄。因使人視趙。果不備燕。後一日。詔果來曰。燕南有趙。北

有胡。胡猛趙辱。不可捨胡而事趙也。燕其為子謹護北疆。勿使予復挂胡憂。而得專心於趙。此亦燕之功也。劉濟乃解獄。召忠曰。信如子斷矣。何以知之。忠曰。潞牧盧從史。外親燕。內實忌之。外絕趙。內實與之。此為趙畫曰。燕以趙為障。雖怨趙。必不殘趙。不必為備。一旦示趙。不敢抗燕。二且使燕獲疑天子。趙人既不備燕。潞人則走告于天子。燕厚怨趙。今趙見伐。而不備燕。是燕反與趙也。此所以知天子終不使君伐趙。趙亦

必不備燕。劉濟曰：今則奈何？忠曰：燕孕怨，天下無不知。今天子伐趙，君坐全燕之甲，一人未濟易水，此正使潞人將燕，賣恩於趙，敗忠於上，兩皆售也。是燕貯忠義之心，卒染私趙之口，不見德於趙人，惡聲徒嘈嘈於天下耳。唯君熟思之。激怒伐趙

劉濟曰：吾知之矣。乃下令軍中曰：五日畢出。後者醢以狗。濟乃自將七萬人南伐趙，屠饒陽、束鹿。二縣屬深州殺萬人，暴卒于師。濟子總襲職，忠復用事。元和十四年春，趙人獻城十二。德州管平原安陵長

河棣州管厭次商河陽信
菑平昌將陵蒲臺渤海

冬誅齊，三分其地，忠

因說總曰：凡天地數窮，合必離，離必合。河北與天下相離六十年矣。此數之窮也。必與天地復合。且建中時，朱泚搏天子，狩畿甸，李希烈僭于梁，王武俊稱趙，朱泚稱冀，田悅稱魏，李納稱齊。郡國往往弄兵者，低目而視。當此之時，可為危矣。然天下卒於無事，自元和已來，劉闢守蜀，棧道劔閣，自以為子孫世世之地。然軍卒三萬，數月見羈。李錡橫大江，撫石頭，全吳之兵，不得一

琢句入古

戰。反束帳下。田季安守魏。盧從史守潞。皆天下之精甲。駕趙為騎。鼎立相視。可為強矣。然從史繞壘五十里。萬戟自護。身如大醉。忽在轎車。季安死。墳杵未收。家為逐客。蔡人被重葉之甲。圓三石之弦。持九尺之刃。突前跳後。卒族忽如搏鷄。一可枝百者。累數萬人。四歲不北。二三可為堅矣。然夜半大雪。忽失其城。齊人經地數千里。倚渤海。墻泰山。壑大河。精甲數億。鈐劍其阨。可為安矣。然兵折於潭趙。地名鄆西六十里普竿於都市。

此皆君之自見。亦非人力所能及。蓋上帝神兵下來誅之耳。鋪張有色今天子巨謀纖計。必平章於大臣。鋪樂張獵。未嘗戴星。徘徊顛王困切玩之。臣顏澁不展。縮衣節口。以賞戰士。此志豈湏臾忘於天下哉。今國兵駸駸北來。趙人已獻城十二。助魏破齊。唯燕未得一日之勞。為子孫壽。後世豈能帖帖無事乎。吾深為君憂之。總拜且泣曰。自數人來。未聞先生之言。今者幸枉大教。吾心定矣。明年春。劉總出燕。卒于趙。忌護總喪來。數日亦

卒年六十四。官至御史大夫。忠弟憲。前范陽安次令。持兄喪。歸葬于絳。常往來長安間。元年孟春。某遇於馮翊屬縣北徵中。因吐其兄之狀。某因直書其事。至於褒貶之間。俟學春秋者焉。

魏欲與趙則抑之。燕不伐趙則激之。後復勸燕歸命。觀其用意。始終陰向朝廷。此唐之忠臣也。作傳者蓋亦有意。

張保臯鄭年傳

新羅人張保臯。鄭年者。自其國來徐州。爲軍中小將。保臯年三十。年少十歲。兄呼保臯。俱善鬪。戰騎而揮槍。其本國與徐州。無有能敵者。年復能沒海。履其地。五十里不噎。角其勇健。保臯差不及年。保臯以齒。年以藝。常齟齬不相下。後保臯歸新羅。謁其王曰。遍中國以新羅人爲奴婢。願得鎮清海。新羅海路之要使賊不敢掠人西去。其王與萬人如其請。自大和後。海上無鬻新羅人者。

保臯既貴於其國。年錯寔去職。饑寒在泗之漣水縣。一日言於漣水戍將馮元規曰。年欲東歸。乞食於張保臯。元規曰。爾與保臯所挾何如。奈何去。取死其手。年曰。饑寒死。不如兵死。快况死。故鄉邪。年遂去。至謁保臯。保臯飲之極歡。飲未卒。其國使至。大臣殺其主。國亂無主。保臯遂分兵五千人與年。持年泣曰。非子不能平禍。難年至其國。誅反者。立王以報。王遂徵保臯為相。以年代保臯。天寶安祿山作亂。朔方節度使安思

以。后。竟。論。李。郭。文。情。曠。極。

實。知。已。

順以祿山從弟賜死。詔郭汾陽代之。後旬日復詔李臨淮持節分朔方半兵東出趙魏。當思順時。汾陽臨淮俱為牙門都將。將萬人。不相能。雖同盤飲食。常睇相視。不交一言。及汾陽代思順。臨淮欲亡去。計未決。詔至分汾陽兵東討。臨淮入請曰。一死固甘。乞免妻子。汾陽趨下。持手上堂。偶坐曰。今國亂主遷。非公不能東伐。豈懷私忿時耶。悉召軍吏出。詔書讀之。如詔約束。及別執手泣涕。相勉以忠義。訖平劇盜。實二公之力。

此。景。可。觀。

知其心不叛。知其材可任。然後心不疑。兵可分。平生積忿。知其心難也。忿必見短。知其材益難也。此保臯與汾陽之賢等耳。年投保臯必曰。彼貴我賤。我降下之。不宜以舊忿殺我。保臯果不殺。此亦人之常情也。臨淮分兵。詔至。請死於汾陽。此亦人之常情也。保臯任年。事出於已。年且寒饑。易為感動。汾陽臨淮。平生抗立。臨淮之命出於天子。推於保臯。汾陽為優。此乃聖賢遲疑成敗之際也。彼無他也。仁義之心與雜情並植。

道學語

雜情勝則仁義滅。仁義勝則雜情銷。彼二人仁

此蓋最

義之心。既勝復資之。以明故卒成功。世稱周召

為百代人師。周公擁孺子而召公疑之。以周公

之聖。召公之賢。少事文王。老佐武王。能平天下

周公之心。召公且不知之。苟有仁義之心。不資

以明。雖召公尚爾。况其下哉。語曰。國有一人。其

歸到國上結得大

國不亡。夫亡國非無人也。其未亡時。賢人不用

苟能用之。一人足矣。

人但知汾陽容臨淮不知保臯容鄭年以其

顯著者証其微隱者賓主相形最為昭合至
下半詳叙李郭文體大奇讀者幾不知誰賓
誰主

竇烈女傳

烈女姓竇氏小字桂娘父良建中初為汴州戶
曹椽桂娘美顏色讀書甚有文李希烈破汴州
使甲士至良門取桂娘以去將出門顧其父曰
慎無戚必能滅賊奇志使大人取富貴於天子桂娘
既以才色在希烈側復能巧曲取信凡希烈之
密雖妻子不知者悉皆得聞希烈歸蔡州桂娘
謂希烈曰忠而勇惟先奇能制希烈扼要之
先奇寵且信之願得相往來以姊妹叙齒因徐

說之使堅先奇之心。希烈然之。桂娘因以姊事先奇妻。嘗間曰。為賊兇殘不道。遲晚必敗。姊宜早圖遺種之地。先奇妻然之。興元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發喪。欲盡誅老將校。以甲少者代之。計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請分遺先奇妻。且以示無事於外。因為蠟帛書曰。前日已死。殯在後堂。欲誅大臣。希烈僭故曰臣湏自為計。以朱染帛如含桃。先奇發丸見之。言於薛育曰。兩日希烈稱疾。但怪樂曲雜發。晝夜不絕。此乃

有謀未定。示暇於外。事不疑矣。明日先奇薛育各以所部譟於牙門。請見希烈。希烈子迫出。拜曰。願去偽號。一如李納。時正已死。納代為師先奇曰。爾父勃逆。天子有命。因斬希烈及妻子。函七首以獻。暴其屍於市。後兩月。吳少誠殺先奇。知桂娘謀。因亦殺之。請試論之。希烈負桂娘者。但劫之耳。希烈僭而桂娘妃。復寵信之。於女子心。始終希烈可也。此誠知所去所就。逆順重輕之理。明也。能得希烈權也。姊先奇妻。智也。終能滅賊。不顧

其私烈也。六尺男子。有祿位者。當希烈叛。與之
 上下者衆矣。豈才力不足邪。蓋大旨義理苟至。雖一
 女子。可以有成。大和元年。予客遊涪陽。路出荆
 州。松滋縣。攝令王淇。為某言桂娘事。淇年十一
 歲。能念五經。舉童子。及第時。年七十五。尚可日
 計千言。當建中亂。希烈與李納田悅朱泚朱滔
 等。僭詔書檄。爭戰勝敗。地名人名。悉能記之。聽
 說如一二日。前言史遷之勝竇良出於王氏。實淇之堂姑
 子也。

桂娘奇王淇
 亦奇結雖閑
 冷實閑會有
 情

一女子知大體唐世有關係文字非苟作也

書處州韓吏部孔子廟碑陰

開論甚聳
 天不生夫子於中國。中國當何如。曰不夷狄如也。荀卿祖夫子。李斯事荀卿。一日宰天下。盡誘夫子之徒與書坑而焚之。曰徒能亂人。不若刑名獄吏治世之賢也。彼商鞅者。能耕能戰。能行其法。基秦為強。曰彼仁義蠹官也。可以置之。言之置
言不用也
 自董仲舒。劉向。皆言司馬遷良史也。而遷以儒分之為九。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不如道家者流也。自有天地已來。人無有不死者。海上

迂怪之士持出言曰。黃帝鍊丹砂為黃金。以餌之。晝日乘龍上天。誠得其藥。可如黃帝。以燕昭王之賢。破強齊。幾於霸。秦始皇漢武帝之雄材。滅六強。擗四夷。盡非凡主也。皆甘其說。耗天下捐骨肉。而不辭。至死而不悟。莫尊於天地。莫嚴於宗廟社稷。梁武帝起為梁國者。以筍脯麵牲為薦祀之禮。曰佛之教。牲不可殺。以天子尊。捨身為其奴。散髮布地。親命其徒踐之。有天地日月為之主。陰陽鬼神為之佐。夫子巍然統而辨。

一氣渾成

循循相相

之復引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為之助。則其徒不為劣。其治不為僻。彼四君二臣不為無知。一旦不信。背而之。他仍族滅之。倘不生夫子。紛紜冥昧。百家鬪起。是已所是。非已所非。天下隨其時。而宗之。誰敢非之。縱有非之者。欲何所依據。而為其辭。是楊墨駢慎。已降百家之徒。廟貌而血食。十年一變法。百年一改教。橫斜高下。不知止泊。彼夷狄者。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韓吏部夫子廟碑。

曰。天下通祀。唯社稷與夫子。社稷壇而不屋。取異代爲配。未若夫子巍然當門。用王者禮。以門人爲配。自天子至於庶人。親北面而師之。夫子以德。社稷以功。固有次第。因引孟子曰。生人已來。未有如夫子者也。自古稱夫子者多矣。稱夫子之德。莫如孟子。稱夫子之尊。莫如韓吏部。故書其碑陰云。

若決江河有兼天浴日之勢。此文之全以氣勝者。磅礴而出。不能句讀中止也。

此篇與昌黎相近

三子言性辯

孟子言人性善。荀子言性惡。楊子言人性善惡。混曰喜曰哀曰懼曰惡曰欲曰愛曰怒。夫七者情也。情出於性也。夫七情中。愛怒二者生而能自是本首二者。性之根。惡之端也。乳兒見乳必拏求。不得卽啼。是愛與怒與兒俱生也。夫豈知其五者焉。旣壯而五者隨而生焉。或有或無。或厚或薄。至於愛怒。曾不湏臾。與乳兒相離。而至于壯也。君子之性。愛怒淡世間原有三等然。不出於道中人可以上。

下者有愛拘於禮有怒懼於法世有禮法其有踰者不敢恣其情世無禮法亦隨而熾焉至於小人雖有禮法而不能制愛則求之有不得卽怒怒則亂故曰愛怒者性之本惡之端與乳兒俱生相隨而至於壯也凡言情性之善者多引舜禹言不善者多引丹朱商均夫舜禹二君子生人已來如二君子者凡有幾人不可引以爲喻丹朱商均爲堯舜子夫生於堯舜之世被其化皆爲善人况生於其室親爲父子蒸不能潤

灼不能熟是其惡與堯舜之善等耳天音喻一月耳言光明者豈可引以爲喻人之品類可與上下者衆可與上下之性愛怒居多愛怒者惡之端也苟言人之性惡比於二子苟得多矣

立說雖偏辯自明爽

人性原有三等論語曰性相近習相遠此中人也又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孔子立說包括無弊至孟子曰性善荀子又反之曰性惡善與惡皆一偏之論矣

塞廢井文

井廢輒不塞。於古無所據。今之州府廳事。有井廢不塞。居第在堂上。有井廢亦不塞。或匣而護之。或橫木以土覆之。至有歲久木朽。陷人以至於死。世俗終不塞之。不知何典故。而井不可塞。井雖列在五祀。在都邑中。物之小者也。若盤庚五遷其都者。社稷宗廟。尚毀其舊。而獨井豈不塞邪。古者井田九頃。八家環而居之。一夫食一頃。中一頃樹蔬鑿井。而八家共汲之。所以籍齊。

民而重泄地氣以小喻大人身有瘡不醫即死
奇論
 木有瘡久不封即亦死地有千萬瘡於地何如
諸甚
 哉古者八家共一井今家有一井或至大家至
 于四五井十倍多於古地氣漏泄則所產脆薄
 人生於地內更奇今之人不若古之人渾剛堅一寧
 不由地氣泄漏哉易曰改邑不改井此取象言
 安也非井不可塞也天下每州春秋二時天子
 許抽當所上賦錫宴其刺史及州吏必廓其地
 為大字以張其事黃州當是地有古井不塞故

為文投實以土

小文多奇致

杜樊川集卷四

東海朱一是近脩

評次

丹山吳璵于庭

唐故江西觀察使武陽公韋公遺愛碑
 皇帝召丞相延英便殿講議政事及於循吏且
 稱元和中興之盛言理人者誰居第一丞相墀
 言臣嘗守土江西日覩觀察使常有大大功德被
 于八州歿四十年稚老歌思如丹尚存丞相敏
 中丞相植皆曰臣知丹之為理所至人愛所去

人思江西之政。熟於聽聞。乃命首臣統於衆。上丹公功狀。聯大中三年正月二十日詔書。授史臣尚書司勳員外郎杜牧曰。汝為丹序而銘之。以美大其事。牧伏念天寶建中。艱難之餘。根於河北。校蔓於齊魯。梁蔡闢為章句。書生以蜀叛。錡為宗室老。以吳叛。其地高下。其曰跂而欲飛者。往往皆是。憲宗皇帝高聽。召議廣諫。益聖仕賢。使能考校法度。號令未出。威光雷霆。十有四年。擒殛兇狠。方行四海。罔不率伏。當時凡五徵

承詔作銘冠
冕有體

兵解而復合。僅八周歲。天下晏然。不告勞苦。實以守土多循。良使而丹居第一。周召伯理人於陝西。召穆公有武功於宣王時。仲尼採甘棠。江漢之詩。絃而歌之。列于風雅。班固叙漢宣帝中興名臣。言治人者。亦首述黃霸。龔遂。次將相。下今上明詔。刻丹治效。令得與元和功臣彰中興。得人之盛。懸於無窮。用古道也。謹案韋氏自漢丞相賢已降。代有達官。寬有大功於後周。封鄖國公。鄖公會孫幼平。為岐州參軍。生抱貞。為梓

州刺史。生政爲漢州雜縣丞。贈右諫議大夫。雜縣生武陽公。公字文明。以明五經登科。授校書郎咸陽尉。以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佐張獻甫於邠寧府。徵爲太子舍人。遷起居郎。檢校吏部員外郎。侍御史。河陽行軍司馬。未行。改駕部員外郎。會新羅國以喪來告。且請立君。拜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章服金紫。弔冊其嗣。新羅再以喪告。不果行。改容州經畧使。築州城。環十二里。因悉城管內十三州。教種茶麥。多開屯田。黃賊

畏服。詔加大中大夫。貞元末。拜河南少尹。連拜檢校秘書監兼御史中丞。鄭滑行軍司馬。皆未至。拜右諫議大夫。憲宗卽位。劉闢以蜀叛。議者欲行貞元故事。請釋不誅。公再上疏曰。今不誅闢。則朝廷可以指臂而使者。唯兩京耳。此外而誰不爲叛。因拜劔南東川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時劉闢急攻梓州。公至漢中。表言攻急守堅。不可易帥。高崇文客軍遠鬪。無所資。若與梓州綴其士心。必能有功。遂召拜晉慈隰三州觀察使。

不半歲。元和二年二月，拜洪州觀察使。洪操章江上，控百越，為一都會。屋居以茅竹為俗。人火之餘，烈日久風，竹憂自焚。小至百家，大至盪空。霖必江溢，燥必火作。水火夾攻，人無固志。傾搖懈怠，不為旬月生產計。公始至任，計口取俸，除開闢大功去冗事，取公私錢，教人陶瓦，伐山取材，堆疊億計。人能為屋，取官材瓦，免其半賦。徐責其直，自載酒食，以勉其勞。初若艱勤，日成月就，不二周歲。凡為瓦屋萬四千間，樓四千二百間，縣市營

叙次古練有聲采

廡名為棟宇，無不剝為。派湖入江，節以斗門，以走暴漲。闢開廣衢，南北七里，盪滌污壅，築堤三尺，長十二里，堤成。明年江與堤平，鑿六百陂塘，灌田一萬頃，益勸桑苧，機織廣狹，俗所未習，教勸成之。凡三周年，成就生遂，手為目覩，無不如志。公之為政，去害興利，機決勢去，如孫吳乘敵，不可當向。輔以經術，仁輔智誘，慈母之心，赤子之欲，求必得之，故人自盡力。所指必就，子產治鄭，未及三年，國人尚謗黃霸治潁川。前後八年

始日愈治考。二古人行事。與公相次第。不知如何。元和五年薨。年五十八。其銘曰。

章武皇帝披攘經營。凡十四年。五大徵兵。人告病。肩於太寧。將相是矣。豈無循良考第。理行誰高。武陽武陽所至。爲人父母。於洪之功。洞無前古。洪始有居。水火是苦。二者夾攻。死無處所。曰天所然。不嗟不訴。武陽始至。材瓦是聚。公錢不足以俸爲助。能爲居宇。貫貸付與。日載酒餽。如撫稚乳。不督不成。誘以美語。未二周星。創數

萬堵。幾半重樓。如詩翬羽。錮以長堤。繚四千步。明年水平。人始歌舞。災久事距。一日除去。灌田萬頃。益種桑苧。俗所未有。罔不完具。寂寥千年。誰守茲土。大中聖人。元和是師。圖讚功勞。武陽豈遺。乃命史臣。刻序碑辭。寵假武陽。爲人慰思。訓勸守吏。勉於爲治。

記事敷辭二者不兼是篇結體華勁闡績精
詳真文苑之僅有

唐故太子少師奇章郡開國公贈太尉

牛公墓誌銘 并序

唐佐四帝十九年宰相牛公諱某字某八代祖弘以德行文學相隋氏封奇章郡公贈文安侯文安後四世諱鳳及仕唐爲中書門下侍郎脩國史於公爲高祖文安後五世集州刺史贈給事中諱休克於公爲曾祖集州生太常博士贈太尉紹太尉生華州鄭縣尉贈太保諱幼聞太保生公孤始七歲長安南下杜樊鄉東文安有

隋氏賜田數頃書千卷尚存公年十五依以爲學不出一室數年業就名聲入都中故丞相韋公執誼以聰明氣勢急於褒拔如柳宗元劉禹錫輩以文學秀少皆在門下韋公亟命柳劉於樊鄉訪公曰願一得相見公乘驢至門韋公曰是矣東京李元禮爲後進師隋奇章公仁德祿位二者包而有之登進士上第元和四年應賢良直諫制數強臣不奉法憂天子熾於武功詔下第一授伊闕尉以直被毀周歲凡十府奏取

不下伊闕滿歲郤公士美以昭義軍書記辟凡三上請詔除河南尉拜監察御史丁母夫人憂制終復拜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遷禮部員外郎都官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改考功員外郎集賢殿學士庫部郎中知制誥賜五品命服半歲遷御史中丞宿州刺史李直臣以贓數萬敗穆宗得偏辭於中稱直臣寃且言有才宰相言格不用公以具獄奏上曰直臣有才可惜公曰彼不才者無飽食以足妻子安足慮本設

法令所以縛束有才者。祿山朱泚是才過人而亂天下。上因可奏曰：善。賜章服金紫，遷戶部侍郎，掌財賦事。上益親重，欲相之。會中書令韓弘男公武謀曰：大人守大梁二十年，齊蔡誅後始來朝，今不以財援中外，設有飛一辭者，誰與保白。公武廉勝賈弘書獻公錢千萬，公笑曰：此何名爲。公亟持去。明年，弘公武繼卒，主藏奴與吏訟於御史府，上憐弘大臣父子併死，稚孫將家事走中使至第，盡取財簿自閱視，凡中外主權多納

弘貨，獨朱勾細字曰：某年月日送戶部牛侍郎錢千萬不納。上大喜，以指歷簿，徧視旁側曰：果然。吾不謬知人。言訖，再拜殿上，皆再拜呼萬歲。尋以本官平章事，明年正位中書侍郎，加銀青三品，兼集賢大學士，監脩國史。敬宗卽位，與武士攷宴無時，徵天下道士言長生事。公亟諫曰：陛下不讀玄元皇帝五千言，以清靜養生。彼道士皆庸人，徒誇欺虛荒，豈足師法。未一歲，請退不許。連四月日間以疾辭，乃以鄂岳六州建節

號武昌軍。命公爲禮部尚書平章事爲節度使。公始至。問民尤苦。皆曰。城土疎惡。歲輸篋竹爲苦具。奸吏旁緣主爲侵取。費與稅等。歲久前後。政欲畫計策。訖無所施。公卽除去冗長。用公私錢。陶塼成城。凡五年乃就。明年文宗卽位。就加吏部尚書。明年急徵拜兵部尚書平章事。重拜中書侍郎。弘文大學士。鄭注怨宋丞相申錫。造言挾漳王爲大逆。狀跡牢密。上怒。必殺。公曰。人臣不過宰相。今申錫已宰相。假使如所謀。豈復

欲過宰相。有他圖乎。臣爲中丞。愛申錫忠良。奏爲御史。申錫心風力臣敢以死保之。上意解。由是宋不死。大和六年。西戎再遣大臣。贄寶玉來朝。禮倍前時。盡罷東嚮守兵。用明良附。李太尉德裕時。殿劍南西川。上言。維州降。今若冠生羗三千人。燒十三橋。擣戎腹。心可洗。久耻。是韋臯二十年至死。恨不能致事。下尚書省。百官聚議。皆如劍南奏。公獨曰。西戎識勝四面。各萬里來。責曰。何事失信。養馬蔚茹川。古平涼郡西上平涼坂。萬騎綴回。

中怒氣直辭。不三日至咸陽橋。西南遠數千里。雖百維州。此時安可用。弃誠信。有利無害。匹夫不忍爲。况天子以誠信見責於夷狄。且有大患。上曰然。遂罷維州議。大和六年。檢校右僕射平章事淮南節度使。經六年。至開成二年。連上章請休官。詔益不許。公曰。臣惟退罷。可以行心。夏五月。以兵付監軍使。拜疏訖。就道除檢校司空。留守東都。明年。拜左僕射。上恐公不起。詔曰。朕比有疾。良已思。一面叙。公不得已。至闕下。一拜。

主眷良篤

恬勝

謝閉門不出。明年。檢校司空平章事。襄州節度使。出都門。賜黃纛。樽龍杓。凡六品。名出。周禮。詔曰。精金古器。用此比况。君子非無意也。襄州七年。饒假軍人入賦。不一。公至。據地造籍。免貧弱四千萬。均入豪強。皆曰甘心。不出一怨言。明年。武宗卽位。就加司徒。會昌元年。秋七月。漢水溢。堤入郭。自漢陽王張柬之一百五十歲後。水爲最大。李太尉德裕挾維州事曰。修利不至。罷爲太子少師。未幾。檢校司徒。兼太子少保。明年。以

檢校官兼太子太傅留守東都。劉稹以上黨叛，誅死。時李太尉專柄五年，多逐賢士，天下恨怨。以公德全畏之，言於武宗曰：「上黨扼左京，控山東。劉從諫父死，擅之十年，後來朝，加宰相，縱去不留之，致稹叛，竭天下力，乃能取。此皆公與李公宗閔爲宰相時事。」從諫以大和六年十二月十七日拜闕下，實以其月十九日節度淮南。明年正月，從諫以宰相東還，河南少尹呂述公惡其爲人，述與李太尉書言稹破報，至公出聲歎。

恨上見述書，復聞前縱從諫去，句古一怒不一參校。自十月至十二月，公凡三貶。至循州員外長史，天下人爲公接手，咤罵公走萬里，瘴海上二年，恬泰若一無事。今天子卽位，移衡州汝州長史，遷太子少保少師。凡四年，復位。大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薨于東都城南別墅。年六十九。天子恫傷，不朝兩日，冊贈太尉，天下善人執手相弔哭。公忠厚仁恕，莊重敬慎，未嘗以此八者自勉，而終身益篤，爲宰相急於銓品，凡名清官不

忍持一資以假非其人。以道德謨於天子。每指古義為據。有言機利克迫。必釶音革剗力各切使之摧破。三大邦去苛碎條約。除大患。其輕巧吏欲賊公愛惡。希嚮所為。渾然終不能見。故所至必大治。衣冠卑窮。出俸錢嫁其子女。月與食。歲與衣資。送其死喪。凡數百家。李太尉志必殺公。後南謫過汝州。公厚供具。哀其窮。為解說海上與中州少異。以勉安之。不出一言。及於前事。錢武昌時軍容使。仇士良為監軍使。公律以禮敬。暑

深得御小人之法

甚大。合軍宴拱手。至暮一不搖扇。益自儉克。平居非公事。不出內屏。周三歲。語言舉止。率有常度。仇軍容開成。末首議立武宗。權力震天下。每言至。公必合手加額。曰清德可服人。但過恠官財。與人無一毫恩分耳。不肯引譽。不敢怨毀。淡居其中。公始自河南薦鄉貢士。為郎官。考吏部科目。選三開幕府。中丞宰相外。凡取六十餘人。上至將相。次布臺閣。皆當時名士。每暇日。讌語寮吏。必言古人脩身行事。旁誘曲指。微警教之。

不以已所長。人所不及。裁量高下。以生重輕。後進歸之。承望聲光。得一言許可。必自矜重。夫人辛氏。以公封張掖郡。贈僕射祕之長女。士林稱爲婦師。凡三十年。前公八年歿。五男六女。長曰蔚。監察御史。次曰藜。浙南府協律郎。皆以文行登進士第。不籍公勢。次曰奉倩。河南府洛陽尉。二人皆稚齒。長女嫁戶部郎中上黨苗愔。次女嫁河中節度副使檢校郎中范陽張洙。次女嫁河南府士曹集賢校理常山張希復。次女嫁前

進士鄧叔。次女未笄。一人始數歲。以某年月日葬少陵南某鄉某里。銘曰。

道旣訛衰。必有以扶。厥公之生。以隆其滂。幽以燭明。映以雨濡。以教其徒。以佐天子。滅絕霸駁。如有樞柅。標揭峙倚。巍乎二紀。臣宗德老。鉅傑魁。曩孰爲忌畏。諧去南海。不校不辨。旋復顯大。百行渾圓。隣於及年。以歸其全。

蹟緒孔多。敷寫周盡。非方家不能。

唐故東川節度使檢校右僕射兼御史

大夫贈司徒周公墓誌銘

周平王次子烈封汝墳侯秦以汝墳爲汝南郡侯之孫因家焉遂姓周氏自烈十八世至西漢周仁繼烈封侯其後逃西晉亂南去黃岡靈起仕梁爲桂州刺史生炅在陳爲車騎將軍炅生法明年十二一命爲巴州刺史陳滅臣隋爲趙之真定令隋亂歸黃岡起兵取蘄安沔黃武德中籍四州地請命授總管安十六州軍事光祿

大夫封國於道。太宗命虞世南銘書墓碑。相國爲六代孫。曾祖憚汝州梁縣令。祖沛左拾遺。皇考頴。右驍衛兵曹參軍。贈禮部侍郎。公少孤。奉養母夫人。以孝聞。舉進士。登第。始試秘書正字。湖南團練巡官。母夫人亡。哭泣無時。里人過公廬。曰。無驚。周孝子。後自留守府。監察真。拜御史集賢殿學士。李公宗閔以宰相鎮漢中。辟公爲殿中侍御史。行軍司馬。後一年。復以殿中書職徵歸。時太和末。注訓用事。夏六月。始逐丞相宗

閔。立朋黨語。鉤掛名人。凡白日逐朝士。三十三輩。天下悼懾。以目受意。附兇者。屢以公爲言。注訓曰。如去周殿中。恐人益驚。竟不敢議。注訓取公爲起居舍人。文宗復二史故事。公濡筆立石。螭下。丞相退。必召語。旁側窺帝。每數十。顧遷考功員外郎。帝曰。周某不可不見。宜兼前官。數月。以考功掌言。謝曰。帝曰。就試翰林。公辭讓。堅懇。帝正色以手三麾之。遂兼學士。遷職方郎中。中書舍人。政事細大。必被顧問。公終身不言事故。

不傳武宗卽位以疾辭出爲工部侍郎華州刺史入禁軍二十四內司居華下者籍役等百姓不敢妄出一辭李太尉德裕伺公纖失四年不得知愈治不可蓋抑遷公江西觀察使兼御史大夫公旣得入州施展教令申明約束發虔守陳弇賊坐弇以法死吏手膠拳窮鄉遠井如公在旁縛出洞寇劉大朴大朴徒數百人斲撥根脉無有遺失彭蠡東口戍五百人上下千里無一賊跡遷禮部尚書鄭滑節度使老將某項領

此公爲治以法勝

不如教約公鞭背降爲小卒聲北入魏皆曰周尚書文儒能治百姓仁愛兵士而復敢爾是豈可犯九歲入拜兵部侍郎度支兼戶部史曹事積邊糧穀九十萬石今天子卽位二年五月以本官平章事後一月正位中書侍郎監脩國史就加刑部尚書因河隍事議不合旨以檢校刑部尚書出爲劔南東川節度使明日入謝面加檢校右僕射公自舉進士第非其人不交言旁睨後進鐫心鏤志及爲將相近取遠挽悉置于

位。李太尉德裕會昌中以恩換元和朝實錄四十篇。益美其父吉甫爲相事。公上言曰：人君唯不改史，人臣可改乎？元和實錄皆當時名士目書事實，今不信而信德裕後三十年自名父功衆所不知者而書之。此若垂後，誰信史？竟廢新本，并帥王宰劄所部財貨承事貴倖，自請來朝，聲言我取平章事鎮大梁。公上言曰：宰破太原取汴州，不知天下治所凡幾，得如太原汴之大者可飽宰欲，乞宰還鎮，自補其殘。後二日還宰。

詔下。駙馬都尉韋讓求爲京兆尹。公言曰：尹坐堂上，階下拜，二赤縣令屬官將百人，悉可笞辱，非有德者，京兆不可爲。豈止取吏事讓議，竟寢自此非道求進者，鼠循自屏。及鎮東蜀，一歲欲歸，閑洛師微得風恙，公曰：我今去，是以疾去，疾愈去，非晚。大中五年歲在辛未，二月十七日薨于位，享年五十九。計至廢朝三日，冊贈司徒，命諫議大夫盧懿弔卹其家。公信於朋友，公於爲官事，嫠姊出告返面，家事不敢自專，同曾祖兄。

弟入門阿答奴婢衣服飲食無二等免相位西
 去送公還者雖武將散秩嘆惜咨嗟曰周相公
 無私我惜其去豈有私乎夫人義興蔣氏先公
 某年終生二男一女長曰寬饒崇文校書次曰
 咸喜京兆參軍皆孝謹有文學女嫁起居舍人
 薛蒙大中六年歲次壬申二月十二日歸葬先
 塋河南府河南縣穀陽鄉立行里銘曰
 姬之支封國自為姓以周為氏入唐不盛烈後
 幾世厥生賢孫當唐中興為唐相臣文思天子

銘用意甚

跨古為治提起王道以公為倚音剛蹊隙竅去
 者鳥馱誰塞誰棘勞公碎指三屏大邦駿壯武
 事哺撫稚老父母赤子曰將曰相公其愧自問幾指
 古為比公其無愧以公遺去聲唐而後公死不錫
 壽考誰其辯之

任筆平叙之中正復凝鍊此記事高手

杜樊川集卷五

東海朱一是近脩

評次

丹山吳 璵于庭

唐故岐陽公主墓誌銘

憲宗皇帝卽位八年，出嫡女，冊封岐陽公主。下
 嫁于今工部尚書判度支杜公慆。始憲宗時，宰
 相權德輿有波有情有婿，獨孤郁爲翰林學士。帝愛其材，
 因命宰相曰：我嫡女，旣笄可嫁。德輿得婿，獨孤
 我豈不得耶。可求其比。後丞相吉甫進言曰：前

所奉詔。臣謹搜其人。因名我烈祖司徒岐公曰。有孫兒悰。年始弱冠。有德行文學。秀朗嚴整。臣嘗為司徒吏。熟其家事。官族世婚。習尚守治。臣一皆忖度。疑悰可以奉詔。帝即召尚書見與語。大悅。受殿中少監。服章金紫。以元和八年某月日。主下嫁于杜氏。上御正殿禮畢。由西朝堂出。節幡鼓鐸。儀物畢備。引就昌化里賜第。上御延喜樓。駐止主輪。尚書及賓待酒食。金帛奏內樂。降嬪御。送行賜第。堂有四廡。績椽藻櫨。丹白其

極言顯盛方
見後節儉之
難

壁。派龍首水為沼。主外族因請願。以尚父汾陽王大通里亭沼為主別館。當其時。隆貴顯榮。莫與為比。主實憲宗皇帝嫡女。穆宗皇帝母妹。敬宗皇帝今天子親姑。尚父汾陽王子儀外曾孫。太皇太后始以正妃事憲宗。以太后太皇太后愛養三朝。凡四十年。德厚慈恕。化克六宮。主以一女之愛。降于杜氏。逮事舅姑。杜氏大族。其他宜為婦禮者。不翅數十人。主卑委怡順。奉上撫下。終日惕惕。屏息拜起。一同家人禮度。二十餘

見其毓德有本亦見其孝儉之難

非去其奴婢
欲節儉不得
矣

年人未嘗以絲髮間指為貴驕始與尚書合謀
曰上所賜奴婢卒不肯窮屈奏請納之上嘉歎
許可因錫其直悉自市寒賤可制指者自是閉
門落然不聞人聲尚書讀書考今古治亂主職
婦事承奉夫族時歲獻饋吉凶賻助必親自經
手主良是異人池塞館墜闢球場種樹不數十年楮紳間雜
然稱尚書為賢尚書旋出為澧州刺史主後尚
書行郡縣聞主且至得班馬神氣殺牛羊犬為數百人供具
主至後不二十人六七婢乘驢闕茸約所至不

得肉食驛吏立門外昇飯食以返不數日間聞
于京師眾譁說以為異事尚書在澧州三年主
始入後出中間不識刺史廳屏尚書治澧州考
治行為天下第一後為大司徒京兆尹鳳翔節
度使朝廷屈指比數以為凡有中外重難非尚
書不可主賢益彰雖至官闈貴號亦加尊敬姑
涼國太夫人寢疾比喪及葬主奉養蚤夜不解
帶親自嘗藥粥飯不經心手一不以進既而哭
泣哀號感動他人尚書後為忠武軍節度使所

治許州。創爲節度府五十年。南迫於蔡。屋室痺。主居無正堂。處東支屋。恬然六年。許軍疆雄。且撐劇寇。自始多用武臣。治各出已部曲家人。疵政弛法。習爲循常。有司用北邊障遠地。擲置不問。民亦甘心。尚書再治之。老民相率。兩走闕下。遮丞相馬。叩頭乞留。請樹生祠。及詔追去。攀緣携扶。哭於道路。尚書治外。主治內。尚書所至。必稱崩。崩爲名公偉人。主實有內助焉。穆宗以皇太后敬主。尤爲親信。俯首益卑。車服侍使。愈自

復極言奢肆
相形之

貶抑。覲謁温清外。口不言他事。訖穆宗朝。人不以親貴稱。當貞元時。德宗行姑息之政。王武俊。王士真。張孝忠。子聯。爲國婿。憲宗初。寵子頤。來朝。以其子配以長女。皆挾恩佩勢。衆少俠狗。馬爲事。日截馳道。縱擊平人。豪取民物。官不敢問。戚里相尚。不以爲窮弱。自主降于尚書。壁絕外之初。怒中笑。後皆敬畏。累聖亦指示主德。以誠警之。至于今。以主尚書。顯重於中外。戚里亦皆自檢。歛隨短長。爲善於是。舊俗滅不復。有尚書

自許奉急追詔。主有疾小愈強不肯留曰去朝
興慶宮。縱死於道。吾無恨。以開成二年十一月
某日薨於汝州長橋驛亭。年若干。上廢朝三日。
其年十二月某日主喪至京師。比及葬。兩宮弔
問相繼於道。開成三年某月日。上御正殿。詔丞
相嗣復攝中書令。正衙宣冊。謚曰莊淑大長公
主。某年某月日。祔葬于萬年縣洪原鄉少陵原
尚書先塋。禮也。生男二人。長曰輔九。年十歲。次
曰楊十。始二歲。女二人。某於尚書爲從父弟。得

以實銘銘曰

章武皇帝。唐中興主。刑于正妃。教及嫡女。婉婉
帝子。下嫁時賢。影逐響。苔隨順。纏綿杜氏大族。
枝蔓蟬聯。上有舅姑。高堂儼然。鸞綬龜章。玉佩
金軒。養色悅意。侍後承前。不我貴我。敬我虔。
始終盡禮。大小周旋。餘二十年。誰與間言。貴不
召驕。富不期侈。是此四者。倏相首尾。自古名士。
或泥於此。孰謂帝子。超脫擺棄。婦職是勤。夫言
是指。池荒館墜。屏外不履。淑德柔風。天下傾耳。

宣乎壽考。歸女婚子。不錫全祉。孰提神紀。幽不
有誌。顯筆有史。流于千祀。

繁華節儉。兩兩相較。淋漓盡情。此杜公極用
意而神興能濟之者。

唐世侈主甚多。得此可風。洵不媿歸妹五爻
矣。

唐故宣州觀察使御史大夫韋公墓誌

銘

韋公會昌五年五月頭始生瘡。召子婿張復魯
曰。三稚女得良婿。死以是託。墓宜以池州刺史
杜牧爲誌。復魯曰。公去歲兩瘡生頭。今始一尚
微。何言之深。公曰。吾年二十九。官校書郎。時嘗
夢涉滄水。旣中流。有二人若舉符召我者。其一
人曰。墳墓至大。萬日始成。今未也。今萬日矣。天
已告我。我其可逃乎。謝醫不問。以某月十四日

年五十八薨於位。公從父弟某書公功行，以公命來命牧，牧位哭序且銘之。公諱溫，字弘育，韋氏。自殷周秦漢丘明馬遷班固輩爭書其人，以光其所爲。書至後周，逍遙公履出世家貴富中，隱身行道。當其時及後代論者，以蜀嚴鄭谷口不能爲比。逍遙公五世生潞州上黨尉，贈諫議大夫希元。上黨生吏部侍郎，贈太尉肇。吏部生右補闕翰林學士右散騎常侍，致仕贈司空綬。常侍生公。於逍遙公爲九代孫。年十一，以明經

取第，爲太常寺奉禮郎、秘書省校書郎。選判八等咸陽尉、監察御史。公曰：是官豈奉養所宜耶。上疏乞改著作佐郎。當貞元中，常侍公事德宗，爲翰林學士。帝深於文學，明察人間細微事，事有密切多委之。歲久憂畏病心，帝曰：某之心，我其盡之。以致仕官，屏居西_{一作四}郊。公早夜侍側，溫清飲食，迎情解意，一經心手，積二十餘年。丁常侍喪，哀毀不欲生。後相國李公逢吉以相印鎮武昌，皆虛上職書，卑辭至公門，起赴武昌。未

至府，拜監察御史，遷左補闕。故事，文宗皇帝時，宰相百吏願條帝功德，謚號上獻。公獨再疏曰：今蜀之東川水溢，殺萬家。京師雪積五尺，老稚多凍一作餓死。豈崇虛名報上帝時耶？帝乃止。遂訖十五年，不答尊號事。改侍御史，尚書吏部考功員外郎。當大和九年，文宗思拔用德行超出者，以新懷音義亦天下，故公自考功不數月，拜諫議大夫，召為翰林學士，遂欲相之。公立銀臺外門下拜，送疏入，具道先常侍遺誠子孫，不令

任密職。言懇志決，因命掌書舍人閣下。公復堅讓，不半歲，轉太常少卿。一歲，遷給事中。皇太子侍讀，公復陳先誠，以侍讀辭。自宰相皆曰：帝以一子請教於公，是宜避邪。公不聽。凡拜送三章，帝終不能奪。靈武節度使王晏平罷靈武，以戰馬四百疋、兵器數萬事去罪，成貶康州司戶。不旬日，改撫州司馬。仙韶縣官尉遲璋以樂官授光州長史，晏平以財賂貴倖，璋大有寵於上。公皆封詔書上還，上比諭之。公持益急，竟以康州

還晏平璋免長史莊恪太子得罪上召東西省
御史中丞郎官於內殿悉數莊恪過欲立廢之
曰是宜爲天子乎群公低首唯唯公獨進曰陛
下惟一子不教陷之至是太子誰敢言豈獨過乎上意
稍平不數日遷尚書右丞朱衣魚章遷兵部侍
郎亟請丞相願爲治人官出爲陝州防禦使兼
御史大夫服章金紫迴鶻窺邊劉稹繼以上黨
叛東徵天下兵西出禁兵陝當其衝公撫民供
事就不兩告苦入爲吏部侍郎典二冬選老吏

無所賣復以御史大夫出爲宣歙池等州觀察
使賦多口衆最於江南公急惡寬窮益自儉苦
刑律其俗凡周一歲無所更改自至大治公幼
不戲弄冠爲老成人解褐得官出群衆中人不
敢旁發戲嫚及爲公卿在朝廷省閣中大臣見
公若臨絕壑先忖度語言舉止然後出發其所
執持不可者筆一落紙言一出口雖天子宰相
知不能奪俯委遂之不以德行尚人人自敬畏
不施要結於人人自親慕後進凡持節業自許

者。獲公一言。矜奮刻削。益自貴重。官卑家貧時。主將家事。在私闔內。高曾兄弟。鐫琢教誘。嫁娶衣食。無有二等。疾甚將終。悉召親屬賓吏。稱先常侍詩句云。在室愧屋漏。因曰。今知沒身不負斯誠。遂涕下不禁。當夫子世。得七十子。國小俗儉。復有聖人爲之師。使生於今。與公相後。先必有能品之者。夫人隴西李氏。贊善大夫愆之女。先公四歲終。生四男。長璿。前國子監四門助教。次日璆。前明經。次日瓌。次未免。未免二字一作尚乳女

四人。長嫁南陽張復魯。復魯得進士第。有名於時。爲試太常寺協律郎。鄂岳觀察支使。其下皆稚齒相次。銘曰。

德則至矣。位其充乎。如其充兮。可大厥功。以施生人。天先告之。萬日之期。天實爲之。

鄭重乎其言之。剛方節槩。懍然可見。

唐故處州刺史李君墓誌銘

君諱方玄，字景業，刑部尚書贈司空貞公長子。貞公事憲宗皇帝，兄弟受寄四鎮，在漢南時，戰淮西未利，監軍使崔談峻讒言中入為太子賓客。後淮西平，李光顏移鄭滑，陳許無帥，帝閑燕獨言曰：勁兵三萬，誰可付者？談峻侍側曰：有大談峻臣家不三十口，俸錢委庫不取，小僮跣足，市薪可謂服善此可乎？帝曰：誰為者？談峻即以貞公言，帝即日起貞公為陳許帥，其儉德服人如此，景業少有

文學年二十四，一貢進士舉。以上第，升名解褐。裴晉公奏以秘書省校書郎、校集賢殿秘書、聰明才敏，老成人，爭與之交。後以協律郎為江西觀察支使。裴諲觀察判官，有殺人獄，法曹官斷成，當死者十二人。景業訊覆，數日內活十二人。寃尚書以上下奏考。裴公移宣城，授大理評事、團練判官。後尚書馮公宿自兵部侍郎節鎮東川，以監察裏行為觀察判官。不一歲，御史府取為員御史，分察鹽池。左藏吏盜隱官錢千萬，獄

天下多事時
正須此等人
作吏

竟遷左補闕。遇事必言，不知其他。丞相固言以門下侍郎出鎮西蜀，奏景業以檢校禮部員外郎參節度軍謀事，仍賜緋魚袋，徵拜起居郎。出為池州刺史，始至創造籍簿，民被徭役者，科品高下，鱗次比比。一在我手，至當役役之，其未及者，吏不得弄。景業嘗嘆曰：沈約身年八十，手為簿書，蓋為此也。使天下知造籍役民，民庶少活。復定戶稅，得與豪猾沉浮者凡七千戶。袞入貧弱，不加其賦。堤州南五里，以涉為衢，凡裁減蠹

民者十餘事。城東南隅樹九峯樓見數十里。鑿齊山北面得洞穴怪石不可名狀刊石於巖下自紀其事。凡四年政之利病無不爲而去之。罷去上道老民攀哭。景業季父刑部侍郎建與貞公以德行文學俱高一時。時之秀俊半歸李氏門下。景業復聰明少銳儉苦溫謹卑與長者遊。備知天下之所治嘗慷慨有意於經綸。少在諸侯府入爲朝官出爲刺史。早夜勤苦爲學不已。屈指計量必伸已志。雖時之名士亦以此許之。

罷池廉使韋公溫館于宣城。會昌五年四月某日卒于宣城客舍。年四十三。七代祖遠後周柱國大將軍都督熊陝十六州陽平郡公。曾王父珍玉綿州昌明令。昌明生雅州別駕贈右僕射僕射生貞公遜。先夫人滎陽鄭氏。贈本縣太君。後夫人范陽盧氏。男若干女若干人。銘曰。顯莫識其端。幽莫見其緒。已乎景業。何付與之多。而奪之何遽。天顏病冉。孔子不知其故。景業兮。杳欲何語。嗚呼哀哉。

叙次綜核處能吏亦循吏也使我益重念今
時之守令

由戶部員外郎出為處州時某守黃州歲滿轉
池州與京師人事離闊又鎖四五年矣聞渙思出大
喜曰渙思果不容於會昌中不辱吾御史舉矣
渙思罷處州授歙州某自池轉睦歙州相去直
西東三百里三問有情問來人曰邢君何以為治曰急於
束縛黠夷冗事弊政不以久遠必務盡根本某
曰邢君去縉雲日稚老泣送於路用此術也復
問閑日何為曰時飲酒高歌極歡某曰邢君不
喜酒

守

凡三致專書曰本草言是肉能閉血脉弱筋骨壯風氣嗜之者必病風數月渙思正握管兩手反去背仆于地竟日乃識人果以風疾廢舟東下次于睦兩扶相見言澁不能拜語及家事曰叙得酸楚為官俸錢事骨肉親友隨手皆盡蓋壯未期病病未期死今病必死未死得至洛幸矣妻兒不能知矣君進士及第歷官九歷職八始太子校書郎協律郎大理評事監察御史京兆府司錄

唐故歙州刺史邢君墓誌銘

亡友邢渙思諱群牧大和初舉進士第於東都一而渙思私自約曰邢君可友後六年牧於宣州事吏部沈公渙思於京口事王并州為幕府吏二府相去三百里日夕聞渙思飲助并州鉅細合宜後一年牧奉沈公命北度楊州聘丞相牛公往來留京口并州峭重入幕多賢士京口繁要游客所聚易生譏議并州行事有不合理

言

額并

私諭議以一司公事宴懼。渙思口未言足未至。
缺若不圓。牧曰。往年私約。邢君可友。今真可友。
也。盧丞相商鎮京口。渙思復以大理評事應府
命令。吏部侍郎孔溫業。自中書舍人。以重名爲
御史中丞。牧以補闕爲閑客。孔吏部曰。中丞得
以御史爲重輕。補闕宜以所知相救。告以渙思。
中丞曰。我不素知。願聞其爲人。牧具以京口所
見對。後旬日。詔下爲監察御史。會昌五年。渙思

殿中侍御史。戶部員外郎。處州刺史。歙州刺史。
職爲浙西團練巡官。觀察推官。度支巡官。再爲
浙西觀察推官。轉支使。爲戶部員外郎。判度支。
案伐劉稹爲制使。使鎮魏。科軍食。賜緋服銀章。
初。副李丞相回。再副高尚書銖。撫安上黨。三而
征師。大和三年六月八日。卒於東都。思恭。里年
五十。邢氏周公次子。靖淵封爲邢侯。國滅。因以
爲氏。西漢字爲太尉。子綏。爲司空。曾孫世宗。光

武侍

曹
陽君實河間人太常後也後至晉魏已降皆有
官祿唐麟臺郎中舉於君爲曾祖麟臺生奉天
令侍封奉天生緱氏丞至和君卽緱氏子兩娶
前夫人隴西李氏忠州刺史佐次女今夫人南
陽張氏壽州刺史植女四男曰懌懌溫郎壽郎
用某年某月某日葬于偃師縣某鄉里葬有月
日其孤立使者哭告于樞來京師請銘銘曰
十五知書二十有文三十登進士五十終刺史

才能溫良并包與之而止於斯七政在天一廻
一旋差以釐數能窮知賢賢者多夭不肖壽考
誰爲聖魁孔不能究無可奈何付之以命曰其
如命何

相知最深故行事及家世最悉銘終日命情
事漫漫不盡

